
沈從文著

從
文
自
傳

目錄

我所生長的地方·····	一
我的家庭·····	六
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·····	八
辛亥革命的一課·····	二五
我上許多課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書·····	三四
預備兵的技術班·····	四九
一個老戰兵·····	五五
辰州·····	六二
清鄉所見·····	六九
懷化鎮·····	七三
姓文的祕書·····	八三

女難·····	八九
常德·····	九九
船上·····	一〇六
保靖·····	一二
一個大王·····	一九
學歷史的地方·····	三五
一個轉機·····	四二

我所生長的地方

拿起我這枝筆來，想寫點我在這地面上二十年所過的日子，所見的人物，所聽的聲音，所嗅的氣味；也就是說我眞眞實實所受的人生教育，首先提到一個我從那兒生長的邊疆僻地小城時，實在不知道怎樣來着手就較方便些。我應當照城市中的人的口吻來說，這真是一個古怪地方！只由於兩百年前滿人治理中國土地時，爲鎮撫與虐殺殘餘苗族，派遣了一隊戍卒屯丁駐紮，方有了城堡與居民。這古怪地方的成立與一切過去，有一部苗防備覽記載了些官方文件，但那只是一部枯燥無味的官書。我想把我一篇作品裏所簡單描繪過的那個小城，介紹到這里來。這雖然只是一個輪廓，但那地方一切情景，卻浮凸起來，彷彿可用手去摸觸。

一

一個好事人，若從一百年前某種較舊一點的地圖上去尋找，當可在黔北，川東，湘西，一處極偏僻的角隅上，發現了一個名爲「鎮筸」的小點。那里同別的小點一樣，事實上應當有一個城市，在那城市中，安頓下三五千人口。不過一切城市的存在，大部

分皆在交通、物產、經濟活動情形下面，成爲那個城市枯榮的因緣。這一個地方，卻以另外一個意義無所依附而獨立存在。試將那個用粗糙而堅實巨大石頭砌成的圓城，作爲中心，向四方展開，圍繞了這邊疆僻地的孤城，約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，五百以上的營汛。碉堡各用大石塊堆成，位置在山頂頭，隨了山嶺脈絡蜿蜒各處走去，營汛各位置在驛路上，布置得極有秩序。這些東西在一百七十年前，是按照一種精密的計劃，各保持相當距離，在周圍數百里內，平均分配下來，解決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動的邊苗叛變的。兩世紀來滿清的暴政，以及因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，血染赤了每一條官路同每一個碉堡。到如今，一切完事了，碉堡多數業已毀掉了，營汛多數成爲民房了，人民已大半同化了。落日黃昏時節，站到那個巍然獨在萬山環繞的孤城高處，眺望那些遠近殘毀碉堡，還可依稀想見當時角鼓火炬傳警告急的光景。這地方到今日，已因爲變遷另外一種軍事重心，一切皆用一種迅速的姿勢，在改變，在進步，同時這種進步，也就正消滅到過去一切。

凡有機會追隨了屈原 湘江而行那條長年澄清的沅水，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，若打量陸路入黔入川，不經古夜郎國，不經永順龍山，都應當明白「鐘簫」是個可

以安頓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。那里土匪的名稱不習慣於一般人的耳朵。兵卒純善如平民，與人無侮無擾。農民勇敢而安分，且莫不敬神守法。商人各負擔了花紗同貨物，洒脫單獨向深山中村莊走去，與平民作有無交易，謀取什一之利。地方統治者分數種：最上爲天神，其次爲官，又其次纔爲村長同執行巫術的神的侍奉者。人人潔身信神，守法愛官。每家俱有兵役，可按月各自到營上領取一點銀子，一份米糧，且可從官家領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沒收的公田耕耨播種。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無，到天王廟去殺豬，宰羊，磔狗，獻雞，獻魚，求神保佑五穀的繁殖，六畜的興旺，兒女的長成，以及作疾病婚喪的禳解。人人皆很高興擔負官府所分派的捐款，又自動的捐錢與廟祝或單獨執行巫術者。一切事保持一種淳樸習慣，遵從古禮。春秋二季農事起始與結束時，照例有年老人向各處人家斂錢，給社稷神唱木偶傀儡戲。早暎祈雨，便有小孩子共同擡了活狗，帶上柳條，或繫成草龍，各處走去。春天常有春官穿黃衣各處念農事歌詞。歲暮年末居民便裝飾紅衣儼神於家中正屋，搥大鼓如雷鳴，苗巫穿鮮紅如血衣服，吹鏤銀牛角，擎銅刀，踊躍歌舞娛神。城中的住民，多當時派遣移來的戍卒屯丁，此外則有江西人在此賣布，福建人在此賣煙，廣東人在此賣藥。

地方由少數讀書人與多數軍官在政治上與婚姻上兩面的結合，產生一個上層階級，這階級一方面用一種保守穩健的政策，長時期管理政治，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屬於私有的土地；而這階級的來源，卻又仍然出於當年的戍卒屯丁。地方城外山坡上產桐樹杉樹，礦坑中有硃砂水銀，松林裏生菌子，山洞中多硝。城鄉全不缺少勇敢忠誠適於理想的兵士，與溫柔耐勞適於家庭的婦人。在軍校階級廚房中，出異常可口的菜飯，在伐樹砍柴人口中，出熱情優美的歌聲。

地方東南四十里接近大河，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兩岸，多米，多橘柚。西北二十里後，即已漸入高原，近抵苗鄉，萬山重疊，大小重疊的山中，大杉樹以長年深綠逼人的顏色，蔓延各處。一道小河從高山絕澗中流出，匯集了萬山細流，沿了兩岸有杉樹林的河溝奔駛而過，農民各就河邊編縛竹子作成水車，引河中流水，灌溉高處的山田。河水長年清澈，其中多鱖魚，鯽魚，鯉魚，大的比人腳板還大。河岸上那些人家裏，常常可以見到白臉長身見人善作媚笑的女子。小河水流環繞「鎮寧」北城下駛，到一百七十里後方匯入辰河，直抵洞庭。

這地方又名鳳凰廳，到民國後便改成了縣治，名鳳凰縣。辛亥革命後，湘西鎮守使與

辰沅道皆駐節在此地。地方居民不過五六千，駐防各處的正規兵士卻有七千。由於環境的不同，直到現在其地綠營兵役制度尙保存不廢，爲中國綠營軍制唯一殘留之物。

我就生長到這樣一個小城裏，將近十五歲時方離開。出門兩年半回過那小城一次以後，直到現在爲止，那城門我還不再進去過。但那地方我是熟習的。現在還有許多人生活在那個城市裏，我卻常常生活在那個小城過去給我的印象裏。

我的家庭

咸同之季，中國近代史極可注意之一頁，曾左胡彭所領導的湘軍部隊中，管軍有個相當的位置。統率軍轉戰各處的是一羣青年將校，最著名的爲田興恕。當時同伴數人，年在二十以內，同時得到滿清提督銜的彷彿有四位，其中有一沈洪富，便是我的祖父。這青年軍官二十二歲左右時，便曾作過一度雲南昭通鎮守使。同治二年又作過貴州總督，到後因創傷回到家中，終於便在家中死掉了。這青年軍官死去時，所留下的一分光榮與一分產業，使他後嗣在本地方佔了一個優越的地位。

就由於存在本地軍人口中那一分光榮，引起了後人對軍人家世的驕傲，我的父親生下地時，祖母所期望的事，是家中再來一個將軍。家中所期望的并不會失望，自體魄與氣度兩方面說來，我爸爸生來就不缺少一個將軍的風采。傾大，結實，豪放，爽直，一個將軍所必需的種種本色，爸爸無不兼備。爸爸十歲左右時，家中就爲他請了武術教師同老塾師，學習作將軍所不可少的技術與學識。但爸爸還不曾成名以前，我的祖母卻死去了。那

時正是庚子聯軍入京的第三年。當庚子年大沽失守，鎮守大沽的羅提督自盡殉職時，我的爸爸便正在那里作他身邊一員裨將。那次戰爭據說毀去了我家中產業的一大半。由於爸爸的愛好，家中一點較值錢的寶貨常放在他身邊，這一來便完全失掉了。戰事既已不可收拾，北京失陷後，爸爸回到了家鄉。第三年祖母死去。祖母死時我剛活到這世界上四個月。那時我頂上已經有兩個姊姊，一個哥哥。沒有庚子的拳亂，我爸爸不會回來，我也不會存在。關於祖母的死，我彷彿還依稀記得我被誰抱着一個白色人堆裏轉動，隨後還被攔到一個桌子上去。我家中自從祖母死後十餘年內不曾死去一人，若不是我在兩歲以後做夢，這點影子便應當是那時唯一的記憶。

我的兄弟姊妹共九個，我排行第四，除去幼年殤去的姊妹，現在生存的還有五個，計兄弟姊妹各一，我應當在第三。

我的母親姓黃，年紀極小時就隨同我一個舅父在軍營中生活，所見事情很多，所讀的書也似乎較爸爸讀的稍多。我等兄弟姊妹的初步教育，便全是這個瘦小，機警，富於膽氣與常識的母親擔負的。我的教育得於母親的不少，她告我認字，告我認識藥名，告我決斷，做男子極不可少的決斷。我的氣度得於父親影響的較少，得於媽媽的也較多。

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

我能正確記憶到我小時的一切，大約在兩歲左右。我從小到四歲左右，始終健全肥壯如一隻小豚。四歲時母親一面告給我認方字，外祖母一面便給我糖喫，到認完六百生字時，腹中生了蛔蟲，弄得黃瘦異常，只得每天用草藥蒸雞肝當飯。那時節我即已跟隨了兩個姊姊，到一個女先生處上學。那人既是我的親戚，我年齡又那麼小，過那邊去念書，坐在書桌邊讀書的時節較少，坐在她膝上玩的時間或者較多。

到六歲時我的弟弟方兩歲，兩人同時出了疹子。時正六月，日夜皆在嚇人高熱中受苦，又不能躺下睡覺，一躺下就咳嗽發喘，又不受人抱，抱時全身難受，我還記得我同我弟弟兩人當時皆用竹簾捲好，同春捲一樣，豎立在屋中陰涼處，家中人當時業已爲我們預備了兩具小小棺木，擱在院中廊下，但十分幸運，兩人到後居然全好了。我的弟弟病後雇請了一個壯實高大的苗婦人照料，照料得法，他便壯大異常。我因此一病，卻完全改了樣子，從此不再與肥胖爲緣了。

六歲時我已單獨上了私塾。如一般風氣，凡是私塾中給予小孩子的虐待，我照樣也得到了。但初上學時我因為在家中業已認字不少，記憶力從小又似乎特別好，故比較其餘小孩，可謂十分幸福。第二年後換了一個私塾，在這私塾中我跟從了幾個較大的學生，學會了頑劣孩子抵抗頑固塾師的方法，逃避那些書本去同一切自然相親近。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與感情的基礎。我間或逃學，且一再說謊，掩飾我逃學應受的處罰。我的爸爸因這件事十分憤怒，有一次竟說若再逃學說謊，便當實行砍去我一個手指。我仍然不為這話所恐嚇，機會一來時總不把逃學的機會輕輕放過。當我學會了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，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時，學校對於我便已毫無興味可言了。

我爸爸平時本極愛我，我曾經有一時還作過我那一家的人物。稍稍密點病時，一家人便光着眼睛不即睡眠，在牀邊服侍我，當我要誰抱時誰就伸出手來。家中那時經濟情形很好，我在物質方面所享受到的，比起一般親戚小孩似乎皆好得多。我的爸爸既一面只作將軍的好夢，一面對於我卻懷了更大的希望。他彷彿早就看出我不是個軍人，不希望我作將軍，卻告給我祖父的許多勇敢光榮的故事，以及他庚子年間所得的一部分經驗。他以爲我不拘作什麼事，總之應比作個將軍高些。第一個讚美我明慧的就是我的

爸爸。可是當他發現了我成天從塾中逃出到太陽底下同一羣小流氓游蕩，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這顆小小的心，且不能禁止我狡猾的說謊時，我的行為實在傷了這個軍人的心。同時那小我四歲的弟弟，因為看護他的苗婦人照料十分得法，身體養育得強壯異常，年齡雖小，便顯得氣派宏大，凝靜結實，且極自尊自愛，故家中人對我感到失望時，對他便異常關切起來。這小孩子到後來也并不辜負家中人的期望，二十二歲時便作了步兵上校。至於我那個爸爸，卻在蒙古，東北，西藏，各處軍隊中混過，民國二十年時還只是一個上校，把將軍希望留在弟弟身上，在家鄉從一種極輕微的疾病中便瞑目了。

我有了外面的自由，對於家中的愛護反覺處處受了牽制，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時，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一些。領導我逃出學塾，儘我到日光下去認識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，稀奇的色，以及萬壑百物的動靜，這人是我一個張姓表哥。他開始帶我到他家中橘柚園中去玩，到各處山上去玩，到各種野孩子堆裏去玩，到水邊去玩。他教我說謊，用一種謊話對付家中，又用另一種謊話對付學塾，引誘我跟他各處跑去。即或不逃學，學塾爲了擔心學童下河洗澡，每度中午散學時，照例必在每人手心中用硃筆寫一大字，我們尚依然能夠一手高舉，把身體泡到河水中玩個半天，這方法也虧那表哥想出的。我感情

流動而不凝固，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。我幼小時較美麗的生活，大部分都與水不能分離。我的學校可以說是水邊的。我認識美，學會思索，水對我有極大的關係。我最初與水接近，便是那荒唐表哥領帶的。

現在說來，我在作孩子的時代，原本也不是個全不知自重的小孩子。我並不愚蠢。當時在一班表兄弟中和弟兄中，似乎只有我那個哥哥比我聰明，我卻比其他一切孩子解事。但自從那表哥教會我逃學後，我便成為毫不自重的人了。在各樣教訓各樣方法管束下，我不歡喜讀書的性情，從塾師方面，從家庭方面，從親戚方面，莫不對於我感覺得無多希望。我的長處到那時只是種種的說謊。我非從學塾逃到外面空氣下不可，逃學過後又得逃避處罰，我最先所學，同時拿來致用的，也就是根據各種經驗來製作各種說謊話。我的心總得為一種新鮮聲音，新鮮顏色，新鮮氣味而跳。我得認識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。我的智慧應當從直接生活上得來，卻不需從一本好書一句好話上學來，似乎就只這樣一個原因，我在學塾中，逃學紀錄點數，在當時便比任何一人都高。

離開私塾轉入新式小學時，我學的總是學校以外的，到我出外自食其力時，我又不曾在我職務上學好過什麼。二十年後我「不安於當前事務，卻傾心於現世光色，對於一

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，卻常常爲人生遠景而凝眸，「這分性格的形成，便應當溯源於小時在私塾中的逃學習慣。」

自從逃學成爲習慣後，我除了想方設法逃學，什麼也不再關心。

有時天氣壞一點，不便出城上山裏去玩，逃了學沒有什麼去處，我就一個人走到城外廟裏去，那些廟裏總常常有人在殿前廊下絞繩子，織竹簾，做香，我就看他們做事。有人下棋，我看下棋。有人打拳，我看打拳。甚至於相罵，我也看着，看他們如何罵來罵去，如何結果。因爲自己既逃學，走到的地方必不能有熟人，所到的必是較遠的廟裏。到了那里，既無一個熟人，因此什麼事皆只好用耳朵去聽，眼睛去看，直到看無可看聽無可聽時，我便應當設計打量我怎麼回家去的方法了。

來去學校我得拿一個書籃。逃學時還把書籃挂到手肘上，這就未免太蠢了一點。凡這麼辦的可以說是不聰明的孩子。許多這種小孩子，因爲逃學到各處去，人家一見就認得出，上年紀一點的人見到時就會說：逃學的人，你趕快跑回家挨打去，不要在這裡玩。若無書籃可不必受這種教訓。因此我們就想出了一個方法，把書籃寄存到一個土地廟裏去，那地方無一個人看管，但誰也用不着擔心他的書籃。小孩子對於土地神全不缺少必

需的敬畏，都信託這木偶，把書籃好好的藏到神座龕子裏去，常常同時有五個或八個，到時卻各人把各人的拿走，誰也不會亂動旁人的東西。我把書籃放到那地方去，次數是不能記憶了的，照我想來，擱的最多的必定是我。

逃學失敗被家中學校任何一方面發覺時，兩方面總得各挨一頓打，在學校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，伏在上面受笞。處罰過後還要對孔夫子牌位作一揖，表示懺悔。有時又常常罰跪至一根香時間。我一面被處罰跪在房中的一隅，一面便記着各種事情，想像恰如生了一對翅膀，憑經驗飛到各樣動人事物上去。按照天氣寒暖，想到河中的鱖魚被釣起離水以後撥刺的情形，想到天上飛滿風箏的情形，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黃鸝，想到樹木上繫繫的果實。由於最容易神往到種種屋外東西上去，反而常把處罰的痛苦忘掉，處罰的時間忘掉，直到被喚起以後為止，我就從不會在被處罰中感覺過小小冤屈。那不是冤屈。我應感謝那種處罰，使我無法同自然接近時，給我一個練習想像的機會。

家中對這件事自然照例不大明白情形，以為只是教師方面太寬的過失，因此又為我換一個教師。我當然不能在這些變動上有什麼異議。現在說來我倒又得感謝我的家中，因為先前那個學校比較近些，雖常常繞道上學，終不是個辦法，且因遠道過遠，把時間

耽誤太久時，無可託詞。現在的學校可真很遠很遠了，不必包繞偏街，我便應當經過許多有趣味的地方了。從我家中到那個新的學塾裏去時，路上我可看到針鋪門前永遠必有一個老人戴了極大的眼鏡，低下頭來在那裏磨針。又可看到一個傘鋪，大門敞開，作傘時十幾個學徒一起工作，儘人欣賞。又有皮靴店，大胖子皮匠天熱時總膜出一個大而黑的肚皮（上面有一撮毛！）用夾板上鞋。又有剃頭鋪，任何時節總有人手托一個小小木盤，呆呆的在那里儘剃頭師傅刮頭。又可看到一家染坊，有強壯多力的苗人，蹲在凹形石碾上面，站得高高的，偏左偏右的搖蕩。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，小腰白齒頭包花帕的苗婦人，時時刻刻口上都輕聲唱歌，一面引逗縛在身背後包單裏的小苗人，一面用放光的銅勺舀取豆漿。我還必需經過一個豆粉作坊，遠遠的就可聽到騾子推磨隆隆的聲音，屋頂棚架上晾滿白粉條。我還得經過一些屠戶肉案桌，可看到那些新鮮猪肉砍碎時尚在跳動不止。我還得經過一家紮冥器出租花轎的鋪子，有白面無常鬼、藍面魔鬼、魚龍、轎子、金童玉女，每天且可以從他那里看出有多少人接親，有多少冥器，那些定做的作品又成就了多少，換了些什麼式樣，并且還常常停頓一兩分鐘，看他們貼金、傅粉、塗色。

我就歡喜看那些東西，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許多事情。